南臺人文社會學報　2018 年 5 月
第十九期　頁 101-132

古書叢刊本查繼佐《釣業》研究

鄧繼盈 *

摘要

本篇將查繼佐古書叢刊本《釣業》加以釋讀，以便閱讀，皆為第一手資料，欲了解查繼佐明亡前活動者，可用為參考。

查繼佐（1601-1676）為明末清初學者，著述豐富，但傳世刊刻作品則偏向史類著作，其餘著錄散佚極多，或為稿本，難以釋讀。筆者偶閱新文豐書局《叢書集成續編》第 172 集《東山遺集》，其書收錄查繼佐《釣業》及《粵遊雜詠》遺書兩種。其中《釣業》之底本來自 1922 年（民國 11 年）上海「古書流通處」《古書叢刊》。書中有紀年者大約為查繼佐 39 歲（1639）到 44 歲明亡（1644）的詩文稿，由此可知其為明亡前的記錄。筆者將叢刊本《釣業》釋讀後，加以句讀，並予以分類，據此了解查繼佐之行事風格。本篇共五節，一、首述查繼佐生平、著作，及研究動機，二、敘述《釣業》的成書背景及其傳本流行狀況，三、分篇敘述古書叢刊本《釣業》各篇內容並加以分析，四節則探索古書叢刊本《釣業》中查繼佐所展現之個性，最後則說明古書叢刊本《釣業》的學術價值與得失。

若有興趣者閱讀附錄古書業刊本《釣業》釋讀全文，歡迎來電索取（idiot@cufa.edu.tw）。

關鍵詞：查繼佐、釣業、東山遺集、古書叢刊

*鄧繼盈，崇右影藝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博士生
電子信箱：idiot@cufa.edu.tw
收稿日期：2018 年 02 月 15 日；修改日期：2018 年 05 月 28 日；接受日期：2018 年 05 月 30 日

STUST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May 2018
No. 19 pp.101-132

Research in Zha Jizuo's Gu Shu Tsung Kan Ben: Diao Ye

*Chi-Ying Teng**

Abstract

Zha Jizuo (1601-1676) was an adherent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also a prolific writer. However, most of his works have been lost. His Diao Ye and Yue You Tza YungTsung is included in Shu Ji Cheng Shiu Bia, published by Shin Wen Feng in vol. 172. The original copy of Diao Ye belonged to Gu Shu Liou Tung Chu's Gu Shu Tsung Kan in Shanghai, and was included in a collection of the author's poems and articles written before 1644. Up until now, Diao Ye has been little studied, perahsp due to the complex cursive writing style. In this article, the text is transcribed and interpreted for other scholars' reference.

Part one presents my research motive and part two presents background on the author and his works. The third and fourth sections give related information about publication and various editions of Diao Ye, followed by a transcription and detailed explication of the text, chapter by chapter. Sections five and six are comprised of criticism, coupled with the author's thoughts and acts. This article concludes with an evaluation of Diao Ye's academic value.

Keywords: Diao Ye,Dong Shan Yi Ji, Gu Shu Tsung Kan, Hi Ning, Zha Jizuo

*Chi-Ying Teng, Lecture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Chung Yu University of Film and Arts; Doctoral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pplication, Fo Guang University
E-mail: idiot@cufa.edu.tw
Manuscript received: Feb. 15, 2018; Modified: May 28, 2018; Accepted: May 30, 2018

壹、前言

查繼佐（1601－1676，明萬曆二十九年—清康熙十五年），浙江海寧人。初名繼佑，18 歲時因參加縣試時，官府誤把「繼佑」寫成「繼佐」，因此就沿用「繼佐」不改[1]。初字「三秀」，更字「支三[2]」，號「伊璜」，又號「與齋[3]」，因為年少時喜歡釣魚，所用的印章，也署名「釣史」、「東山釣史」或「釣玉軒」，所以又稱「釣玉子」[4]，亦以為號。入清後，陷入莊廷鑨明史案，又改名「左尹」，號「非人」。因所居浙江海寧在審山的西邊，當地人稱審山為「東山[5]」，查繼佐亦自號「東山先生」[6]；入清後講學敬修堂，學者因稱為「敬修先生」。

查家向為浙江海寧大姓人家，但到查繼佐父親查爾翰時，因不善經營，以致經濟困頓，無法延聘塾師教導，因此在查繼佐五歲時，由父親親自教導章句[7]，十二歲始出外求學。20 歲開始任私塾老師，33 歲（1633，崇禎六年）中舉，因求為官不得，他的生活收入主要為設帳講學。查繼佐除了當時知識分子的基本學養之外，涉獵廣泛，談兵、習武、道學、音律，可說興趣廣泛、多才多藝，是一位文武兼修的學者。

明末，天下大亂，自流寇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後（1644，崇禎十七年，歲次甲申），崇禎皇帝在煤山自盡，宣告明朝滅亡，也開啟朝代更替的局面。其後清兵自山海關南下，意圖統治中國。不願被異族統治者，紛紛

---

1 〔清〕周驤、劉振麟輯：《東山外紀》，吳興劉氏嘉業堂刊本，卷一，頁 1A。以下簡稱《外紀》。

2 〔清〕沈起 編／張濤、查穀注：《查東山先生年譜》（清初名儒年譜），1916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8 歲，頁 4B。以下簡稱《查東山年譜》。

3 「與」，去聲，讀音為「預」。《外紀》卷一頁 1A。「與」，為「身在茲」的意思。在〈查繼佐及其史學研究〉註 7 提及有作「興齋」者，查古書叢刊本《釣業》〈二顧合稿題辭〉（頁 40B）中書寫為「與齋」，故應作「與齋」無誤，非「興」。

4 並見《外紀》。

5 據查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97464/16800556.htm，浙江海寧硤石之東有東山，高 88.9 公尺，即審山（又稱沈山），因審山與西山（紫微山）隔水相對，故名東山，與王崇武所稱似乎有所不同。或許當地居民自古習以方位稱東山、西山，至於孰先孰後，不必拘泥於此。

6 王崇武：〈查繼佐與敬修堂釣業〉，《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10 本（1948/4/1）頁 595。

7 《查東山年譜》5 歲，頁 3A。

擁立明朝宗室以抗清。南明諸王中，福王在南京被殺（1645），魯王監國，查繼佐也在海寧起兵響應，揭竿抗清。在魯王監國的一年中，查繼佐在浙東地區親自率軍抗擊清軍，頗有所獲。清兵渡長江之後，知大勢不可為，解散部隊，避難湯湖[8]，待安全後才回海寧老家。入清之後，致力講學著述，隱居蟄伏三十年[9]。後來在61歲時被捲入莊廷鑨《明史》案（1661，順治十八年），下獄二百多天，並論及死罪，但最後卻奇蹟似的獲救脫身。當時哄傳是大力將軍吳六奇的營救[10]才倖免於難，但這種事無事證可據，而查繼佐本人也認為應該不是吳六奇[11]，因此只能暫且存疑。此後查繼佐專心講學寫作以終，享年76歲。

查繼佐本人可說是不幸遭逢大時代的小人物，他本是承平時期一個平凡的舉人，原本可能成為海寧的學者或士紳，只因遭逢世變，故講求兵事、技擊，並揭竿抗清。雖說明政權當時早已土崩瓦解，糜爛無救，但對查繼佐而言，至少於大時代中曾得小試身手，算是人生的一個壯闊波瀾。清朝底定中國後，查氏更是鎮日活在死亡陰影中，滿清血腥鎮壓漢人，稍有動靜，株連甚眾，而查氏的個性，向來瀟灑不羈，作品中總直抒胸臆，不避忌諱[12]，因而被株連到莊廷鑨的明史案，入獄二百多天，幾遭不測。之後，神奇被釋，算是撿到一條命，因此就如陳玉蘭所言，只能繼續設帳教學，著書立說，以待後世了。

查繼佐一生勤奮著述，每日運筆不輟，以致指頭長繭，嚙之又長，

---

[8] 湯湖，或為今江西省吉安市遂安縣境內。

[9] 王崇武：〈查繼佐與敬修堂釣業〉，《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1948/4/1）頁595。

[10] 吳六奇（1607-1665），字鑒伯，別字葛如，廣東省豐順縣人。家世廣東海陽人，因好賭，家道中落，明末行乞於吳越之間。後投靠南明桂王朱由榔。清兵攻克潮州時投降平南王。拜潮州總兵，以功升為廣東水陸師提督。吳六奇與查繼佐故事見清．蒲松齡《聊齋誌異》大力將軍一則及清・紐琇《觚賸》卷七〈雪遘〉篇，頁4。

[11] 在《查東山年譜》62歲中，就已提及「相傳有于滿人側預為先生白冤者……」而且查繼佐在獄中確實有受到禮遇。並且有人傳語曰：「公三十年所失稿有人珍藏無恙也。」但不說是誰派遣的。後來「先生思久之，憶三十年詩稿為乞兒陸晉所取，抑其人亡命後籍滿洲而貴，復居要者乎？」據《查東山年譜》所記，查繼佐以為是乞兒陸晉，而非吳六奇。案語則認為所以會將陸晉和吳六奇混為一談，是因為兩人在貧困時都曾乞食的關係。

[12] 施淑緞〈查繼佐及其史學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頁21。

每月如此，可見用功之勤[13]，據沈起《查東山年譜》提到查繼佐有「全集一百二十冊，約八千餘頁[14]」，照目前資料估計，應不止此[15]，據金少英的《查伊璜著述考》得出查氏的作品七十二種[16]，數量驚人，但是與現存傳本比較，散佚極為嚴重。查繼佐目前流傳的作品中有《釣業》、《通鑑嚴》、《馬史論》、《四書講錄》、《魯春秋》、《查東山參問》、《敬修堂諸子出處偶記》、《罪惟錄》、《國壽錄》、《東山國語》、《敬修堂釣業》、《粵遊雜詠》、《續西廂》、《敬修堂講錄》數種，大略為史部作品，而詩文集部分則數量極少。晚近，許多查繼佐的抄本、稿本紛紛出現，如《先甲集》、《敬修堂詩》、《東山敬修堂詩稿》、《敬修堂詩後甲集》、《東山敬修堂詩集》、《敬修堂雜著》、而《海昌查氏詩鈔》、《晚晴簃詩匯》、《兩浙輶軒錄》也有查繼佐的選篇[17]，如此稍可補足缺憾。

究其原因，可能是他本人早年對作品的保存並不是很在意，沒有特意保存，總是很瀟灑對待。《東山外紀》（以下簡稱《外紀》）的編者們大都是他的學生，他們提到老師面對自己作品的態度是：

> 凡有所著述，初成，懶整書，原稿輒為人取去，今笥中所存，止十之七八耳。《封事》一卷，約百餘頁；《疏草》一卷，約八十餘頁；《七字書》二卷，二百餘頁；俱不可問。《偶記》及《釣業》，失去且半。隨日講錄及零書未成帙者，又散。同人啟牘有關係者，大率存受牘家。先生曰：「吾初草半宜焚燬，幸收者簡棄之。」[18]

自己懶於整理，文章被拿走也不計較，書信往來不留存，對於自己過去的文稿還勸別人把它給燒了，如此態度，作品自然沒有完整保存。

---

[13] 《查東山年譜》附錄：吳啟豐〈東山七秩乞言啟〉：「月每幾裁手繭（註：手承筆處，每月成繭，有三四分，每口囓之），徒遺禿管如林。」
[14] 《查東山年譜》75 歲下。
[15] 金少英〈查伊璜著述考〉《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57/01）頁 2。以下簡稱〈著述考〉。
[16] 〈著述考〉（1957/01）頁 2。
[17] 以上資料來自陳玉蘭〈關於查繼佐詩作的若干問題考辨〉，頁 162-頁 164。
[18] 《外紀》卷一，頁 14A。

其後他努力著述，冀傳之後世[19]，但晚年又遭逢文字獄，幾乎喪生，或許他的家人、學生對於出版一事亦有所忌憚，因此並未將查繼佐的文集集結成書付梓。查氏死後，又發生族人查嗣庭「維民所止」試題的文字獄（1726，雍正四年），株連甚眾，查繼佐後人或怕被株連入罪，想必在倉皇之間，許多查繼佐的文章都迅速被丟棄燒燬，以免受累，因此他的著作散佚非常嚴重[20]，若以著錄之作品與現今傳本比較，數量差距極大。

直到近代，許多稿本、抄本紛紛出現、整理，查繼佐經著錄而未見的作品陸續問世，但由於是零落殘篇，必須要做進一步的考證、輯佚、辨偽工作，才能更清楚查繼佐作品的全貌，這可以說是現在有關查繼佐研究亟待人力投入的部分。

筆者偶閱《叢書集成續編》，第 172 集中《東山遺集》收錄查繼佐《釣業》、《粵遊雜詠》兩種作品。其中《釣業》一卷，為手寫影印稿[21]，底本為民國 11 年（1922）上海「古書流通處」所編《古書叢刊》。《釣業》為查氏在明亡（1644，崇禎十七年，歲次甲申）前 6 年的詩文集，對於了解查繼佐明亡前的狀況，極為重要。但筆者查閱查繼佐相關研究資料，發覺學者若提及此書者，大略草草帶過，或僅述其書目，或僅略數其篇章，對於其內容則付之闕如，殊為可惜。蓋因古書叢刊本《釣業》為查繼佐自謄稿，行草書寫，字跡瀟灑，因此閱讀起來極為困難，識字斷句，皆有難處，學者遇此，僅能列入書目，聊備一格而已。

若期待書商釋讀出版，如俟河清之無日。筆者惜此書之湮沒不聞，趁有餘閒，釋讀此書，或請教友朋，或詢之方家，加以楷定、句讀，完成《古書叢刊本釣業校注》[22]，以為本文之依據。

---

[19] 《查東山年譜》75 歲：「明日早粥後，命昇兒取生平所著書相對校閱，中有誤字有漏義應改應補者，起（沈起）即請於先生。咸唯唯如所請，全集一百二十冊，約八千餘葉，校三旬始畢過。」依此來看，查繼佐並非無意傳之後世。

[20] 陳玉蘭：〈關於查繼佐詩作的若干問題考辨〉，《文獻雙月刊》（2014/5 第 3 期）頁 155（以下同文則省略出版年月）。

[21] 此稿本《釣業》以下概稱「古書叢刊本《釣業》」，以與其他《釣業》傳本區別；若為通稱，則仍稱《釣業》）。

[22] 《古書叢刊本釣業校注》為草稿，尚未有出版打算，若有興趣的讀者歡迎來信索取：

貳、《釣業》的成書背景及傳本

查繼佐愛好釣魚，因此以「釣」為號，或稱「釣史」、「東山釣史」，或稱「釣玉軒」、「釣玉子」、「釣叟」，因此他的著作也有以「釣」為名者，例如《釣業》、《釣書》[23]、《敬修堂釣業》。至於稱「釣業」者，釣夫之業也。

《外紀》提到查繼佐有《釣業》十二卷：

> 《釣書》十二卷，係先生甲申閩歸，手書其詩與文，行草惟意會。避難江東，以石匣錮埋地。既而盜跡先生故居，索地，意他物，發之。及先生歸，止購十之五六[24]。

又提到查繼佐曾在樸園整理《釣業》近兩個月：

> 先生治樸園，門有古樸，似蒼頭迎門，可五六百年物，嘗作〈古樸記〉。……會申酉[25]之際，先生坐其中，手錄《釣業》，可五六十日，便釋去，避難會稽。[26]

以上兩則指的應是同一件事，即：查繼佐有《釣業》共十二卷，為其詩文集，查繼佐大約在甲申、乙酉（1644-1645）年間，曾將詩文集加以整理抄錄近兩月，稱為《釣業》，但因時局劇變，便效法南宋鄭思肖（所南）藏《心史》[27]的故事，將整理好的《釣業》封入石匣中，挖地埋藏，但被盜賊挖掘偷走，後來查氏四處收購買回，也只找回五六成而已。

《外紀》也提及《釣業》是不全的文稿：

---

idiot@cufa.edu.tw。

[23] 陳玉蘭〈關於查繼佐詩作的若干問題考辨〉，頁 157。

[24] 《外紀》卷一，頁 19B。

[25] 即為甲申、乙酉之簡稱，明滅於甲申（1644），乙酉為（1645）。

[26] 《外紀》卷一，頁 15A。

[27] 鄭思肖（1241-1318），字憶翁，號所南，南宋被元所滅後，鄭思肖將所著詩文總題《心史》，用臘封錫匣鐵函數重密封，沉於蘇州承天寺古井中。後於崇禎 11 年被發掘出來。

凡有所著述，初成，嬾整書，原稿輒為人取去，今笥中所存，止十之七八耳，……《偶記》及《釣業》失去且半。[28]

據上文，可知《釣業》在查繼佐晚年時，《釣業》已經不全，失去近半[29]。加上查繼佐的個性大而化之，雖然努力著述，但也不甚注意保存，因此自己本人也將《釣業》文稿流失不少。時至清同治年間，散佚更嚴重，查氏後人查有鈺編《海昌查氏詩鈔》時則提到，《釣業》僅見四卷而已，不到存錄的一半（清同治年間）：

《釣業》十二卷，皆明時作，公手書，書法仿爭座位，詩文雜間，鼎革時已失其半，餘所見僅四卷[30]。

綜上所述，《釣業》應是查繼佐在明亡（甲申）之前著述之存者的總結整理[31]，當時已有十二卷，但因《釣業》並無足本傳世（刻本或抄本）用以考定，我們無法考訂，但約略可知《釣業》散佚嚴重，查繼佐寫為文字時，部分原稿即為他人取去，而存稿又時有修訂，中途亦經盜賊竊去，明亡後查氏再買回部分散佈於外的《釣業》，想必又有更動整理，筆者認為即查繼佐本人亦必不知真足本十二卷為何物矣！故至今日傳本不一，亟須學者比對校勘，再予以釐清。

現存《釣業》系列的著作，據陳玉蘭整理，有 4 種傳本[32]：一是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稿本和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所藏謄清稿本，都稱為《釣業》[33]，不分卷，凡六冊；二是上海古書流通處編《古書叢刊》所收《東山遺集》二種之一，亦稱《釣業》，乃根據查繼佐手錄稿本影印。第一、

---

[28] 《外紀》卷一，頁 14A。

[29] 至於所謂的「失去且半」，是查繼佐發石匣發現被盜，因此四處收購回的五六成，還是後來又有散失，因為沒有證據說明，照現存資料推斷，或許即查繼佐收購回來的五六成。

[30] 查有鈺《海昌查氏詩鈔》卷一，稿本。

[31] 陳玉蘭〈關於查繼佐詩作的若干問題考辨〉頁 156。至於甲申前作品是否即稱《先甲集》，與《釣業》有何關係，仍待釐清。

[32] 陳玉蘭〈關於查繼佐詩作的若干問題考辨〉頁 156-頁 157。

[33] 筆者未見，待考。

二種的相似度極高，即便是缺字也相同。三是趙之謙《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本，稱為《敬修堂釣業》，一卷，此《敬修堂釣業》為奏議形式，排列以「第一篇」、「第二篇」順序排列，共十五篇，為查繼佐於明亡後上書魯王的疏箚，與古書叢刊本《釣業》絕不相同。四是海寧圖書館藏《東山釣業》本，篇目和第一、二種的差距較大，當屬同書之不同部分[34]。

而本篇所用《釣業》之傳本即第二種，為民國 11 年（1922）時，由上海「古書流通處[35]」編《古書叢刊》影印手寫稿印行的《東山遺集》內兩種之一，亦即王崇武先生所說的彙刊本[36]。其後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叢書集成續編》第 172 集，即以此為底本。

古書叢刊本《釣業》為手寫稿。每頁有兩面，各面為六行。首頁首行有「釣業」字樣及「迺乾[37]」、「慎初堂」鈐印兩方，並有「東山釣史自謄」署名。「釣業」的「釣」字有缺「勺」邊，「謄」字亦有缺損，但在新文豐本中「釣」字則正常，應是新文豐自行補上。鈐印兩方，「迺乾」即「乃乾」，即其名，「慎初堂」則為陳乃乾藏書樓，可知古書叢刊本影印所據底本應是陳乃乾[38]所藏書。書末並有嘉慶二十四年妙果山長的題字：「此卷俱東山在明時手鈔錄者，故書法不及次本妙果山長識時嘉慶己卯六月年六十有二」字跡和前面不同，可能是最後得到古書叢刊本《釣業》的「妙果山長」所題。內文偶有塗改，但不甚嚴重，大略增刪一二

---

[34] 據陳玉蘭提及「尚有金鰲《海寧縣志》所說的《釣業先甲集》三卷、《釣業後甲集》三卷，因無實際文獻可考，只能存查」。查金鰲《海寧縣志》，並無「釣業先甲集、釣業後甲集」，可能陳玉蘭所據為另種版本，待考。

[35] 據《上海通志》第四十一卷，頁 6120 載，「清宣統三年（1911 年）陳立炎在上海開設首家古舊書店古書流通處。……業主多具有目錄學、版本學、文物考古、裝裱等素養，坐店、上門收購舊書，還派人到外地收購民間藏書，並加工整理，編印書目，讀讀者參考。」

[36] 王崇武：〈查繼佐與敬修堂釣業〉，《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10 本（1948/4/1）頁 597。經查並無「古書彙刊」，王有誤。應為上海古書流通處之「古書叢刊」，稱「叢刊本」為是，而非「彙刊本」。

[37] 即「乃乾」。

[38] 陳乃乾（1896-1971）文獻學家，編輯出版家。浙江海寧人。名乾，字乃乾（故鈐印為「迺乾」），是清代著名藏書家向山閣主人陳仲魚後裔。編印《清代學術叢書》、《周秦諸子斠注十種》和《重訂曲苑》等著作。

字，獨有「海嘯記」增刪較多。古書叢刊本《釣業》書法瀟灑，行草兼行，有時只能意會，難以辨認，《外紀》所謂「手書其詩與文，行草惟意會[39]」。

古書叢刊本《釣業》詩、文並見[40]，於篇名下或標有干支及季節，如「庚辰冬」；或標年月，如「甲申六月」。如果文內有記時間，標題則不再加註年月。但自第 44 篇「淳化閣帖記」之下就不記錄年月，無法得知寫作年代。

古書叢刊本《釣業》並未按照時間順序排列，可能是查繼佐專事謄抄舊稿，尚未顧及時間順序，此稿應是尚未經仔細整理分類的初稿。古書叢刊本《釣業》的寫作時間大約是從查繼佐 39 歲（1939 己卯）到 44 歲（1644 甲申，崇禎十七年六月，）六年之間，其中有詩有文，談兵論道，傳記序跋，銘文、議論、書信雜記，包羅萬象，可見查繼佐的多方面興趣。

若以有題計為一篇[41]，古書叢刊本《釣業》共有詩文 49 篇。若分開計算，則有詩 50 首[42]，文 34 篇，和陳玉蘭的說法有些差別[43]，陳女士稱「其中詩 48 首，文 37 篇」，但因其文中並未列出明細，故無從比對以瞭解差異何在，姑並存以待來者。

參、古書叢刊本《釣業》篇目年代及內容分析

以下為古書叢刊本《釣業》整理後，大略將篇目分類為序跋、傳記、

---

39 《外紀》卷一，頁 19B。

40 〈著述考〉作者已發現各本《釣業》的內容有所不同。〈著述考〉頁 10。

41 若有題序，統稱為一篇，有時一篇中有詩數首。

42 這裡和陳玉蘭的計算有點差異，可能是陳女士對殘詩及〈梅花讖緣起〉的認定。筆者認為韻文皆應列詩之列，因吾人歸類習慣大略以詩文兩分，而〈梅花讖緣起〉為青玉案詞牌，亦應屬之於詩，否則歸於文則乖謬大矣。可能陳玉蘭未將〈梅花讖緣起〉列入詩數，因此只有 48 首。而〈古詩十九首〉中為查繼佐憑記憶記下，有些僅寫下殘句，亦計為一首。第四節有列表說明，可茲參考。

43 陳玉蘭〈關於查繼佐詩作的若干問題考辨〉，頁 156。

書信、遊記、銘、論、雜記七類。其中各類若詩文中或序中有標示干支者依年代順序排列，有標記季節、月份者置於前，僅標干支則置於其後，若無年代則列於最後。同年者則依篇序排列先後。並加以說明內容，以供參考：

表 1

古書叢刊本查繼佐《釣業》分類目錄

分類	標題	年代	篇序	內容大要
序跋	花寮序	辛巳	16	王叔綿兄弟與黃僊裳為美人寫傳，名為《花寮》，查氏為此寫序。
序跋	復古集題辭	辛巳	23	為王子涼復古集題辭。
序跋	陳澹僊詩序	辛巳	40	為陳澹僊詩作序。
序跋	二顧合稿題辭	癸未夏	31	為二顧：顧仲御、顧季蔚合稿題辭，文中論「凡」與「不凡」之別。
序跋	曾長修刻副牘序	癸未	9	為曾長修書作序。此書或為曾長修的對策或奏疏。
序跋	汪子漣漪稿序	癸未	13	為汪漣漪的文稿作序。汪漣漪的文章似乎和查氏的看法時有異同，常為文論學。
序跋	題學庸圖說後	癸未	15	應為陳子（名不詳）的「學庸圖說」作跋。
序跋	刻陳子夏木文章敘	癸未	25	為陳子夏的刻本書作序。查繼佐以為陳子夏是奇人，只是不遇於時，不見容於世人，頗有感，故大書特書。
序跋	方八公稿序	甲申	21	為方八公的文稿寫序，文中提自己對八公的印象，及和八公交往的經過，並讚佩他的孝友精神。
序跋	書黃子僊裳稿		45	寫查繼佐和黃僊裳的相處對話，最後折服黃僊裳的過程，並為黃僊裳的文稿作序。
序跋	顧子于廷稿序		49	為顧于廷的文稿作序，從作者和顧于廷的交遊談起。
傳記	拜石傳	辛巳春	35	寫豫章（今江西南昌）一個頭陀的特別故事。有一個頭陀，在交通要道的高橋上，赤足行走，面前放著一顆四、五十斤的紫石，一轉一拜，走到橋盡頭，再又轉回來繼續拜。不管日出下雨，不說話，只是拜，拜了八九年。
傳記	婉奴小傳	辛巳	39	查繼佐曾意圖染指門客章生妻子婉奴，而婉奴個性剛烈，抵死不從，以利剪自刺而不果，查氏不肯放手，加以軟禁，婉奴上吊自殺，並發生靈異事件，結束了故事。

表 1（續）

古書叢刊本查繼佐《釣業》分類目錄

分類	標題	年代	篇序	內容大要
傳記	應門樸傳	壬午秋	7	為自己門邊的樸樹寫傳，卻類似對看門的僕人所說的。雖說是為樸寫傳，其實也是一種自寫。
傳記	漢鼎記	壬午	10	申氏有漢鼎，而范長白不懼律法，直接到申家中把鼎拿走。申氏無法可施，只好用計在酒席上騙到范的簪子，然後派人直奔其家，以簪子為信物拿回漢鼎，然後要求范在席上為漢鼎作記的事。
傳記	烈女傳	甲申春	24	記漳州一位徐侯女，和同里人康光顯訂親，16 歲尚未過門，而康生早逝。徐女不僅為他守了三年喪，除服之後，不顧家人反對，趁家人不注意，在康生的靈前上吊。查氏嘉獎她的行為，並在文後有評論。
傳記	淳化閣帖記		44	寫淳化閣帖妙本流落的經過，閣帖主人死後，主人愛妾惠姬持有遺物，許多人收留惠姬，只為垂涎帖子。
傳記	海嘯記		46	作者記熹宗天啟己巳年[44]發生的海嘯，並敘述民眾遭災的慘狀，並提到有一家富商躲在關帝廟全家倖免的事。
書信	答彭天若書略	壬午冬	36	朋友彭天若認為已瞭解查繼佐，查氏回信認為彭並不瞭解自己，並自道自己興趣的多面。最後提到馬培原說的：「伊璜多有所寄，勿以其寄者為真。」承認自己許多話都是別有所寄。
書信	答瑞屏先生書略	壬午	19	瑞屏先生，即顧瑞屏。此為查繼佐與顧瑞屏的書信往來，提到心愛的石頭，及為石頭命名的事。
書信	答黃石齋先生書	癸未冬	41	黃石齋，即黃道周。寫對黃道周的仰慕之意。
書信	答徐廣安書	甲申六月	1	回朋友徐廣安的書信，時值甲申，崇禎皇帝在煤山自縊（三月），徐廣安往龍山，或為此因。
書信	與遂思書	甲申六月	2	與朋友遂思（不知姓）來往書信，提到流寇李自成攻入北京事。對自己讀書覺得無用。
遊記	再遊玉山記	壬午冬	37	寫查氏和朋友遊玉峰的經過。說起玉峰的險峻奇特，用「智慧」、「英雄」來說明東山、西山的差別，比喻很有意思。

[44] 查明熹宗天啟無己巳年，或為思宗崇禎二年己巳（1629），待查。

表 1（續）

古書叢刊本查繼佐《釣業》分類目錄

分類	標題	年代	篇序	內容大要
遊記	再過釣臺記	癸未	43	作者再次拜訪嚴子陵釣臺（今浙江省桐廬縣富春山麓，因東漢嚴子陵隱居於此而得名）的經過及感觸。
銘	研銘	己卯	18	為硯臺寫銘，也勉勵自己勿隨意下筆為文。
銘	杖銘	壬午秋	6	為自己的手杖寫銘文。
論	兵議	庚辰夏	34	論治寇之道，但文字極短，僅 19 字。
論	益識說		48	從西方人的說法去學習如何增加記憶的方法，類似現在的索引。以一字為索引，用千字文「天地玄黃」每一字記憶特定的事件，提起索引字，則可提起記憶。
雜記	雜記	庚辰	12	提到歐陽憲萬為了學習西洋的算學，因此閉門禁語，即使門人有所請教，也都用紙筆代之。查繼佐並在文中大略提起西方算學。
雜記	雜記	壬午	20	夜泊吳門，箱子被小偷盜走，即使沒什麼東西，小偷仍要拿走，可見其貧窮，因此有所感懷。並提到自己珍藏的祝枝山作品。
雜記	雜記	壬午[45]	28	查繼佐除夕時在蘇州虎丘的竹閣，佛塔放光，而且三、四十年來只放光八九次，顯然是佛祖顯靈。大家爭相走告，膜拜不已。查氏獨不以為然，不避忌諱，尋找放光的原因。結果發現連塔邊的樹梢也有光亮，判斷樹梢的光亮應該不是佛祖顯靈，於是派人到二三里外去探究，找到真象，才知是遠火映照到佛塔的關係。
雜記	記夢	壬午[46]	38	記夢中所寫的詩，只記得兩、三殘句。
雜記	雜記	癸未冬	29	記查繼佐為劉炎初亭園題聯，劉因查氏喜歡他的異石而惠贈。
詩 1 首	壽年母葉夫人	庚辰春	5	為朱夏朔（北堂）母葉夫人祝壽，贊美葉夫人的美德。
詩 8 首	雜興八首	庚辰春	22	感懷時事所寫八首律詩。
詩 2 首	登太白樓	庚辰春	26	登太白樓懷李白詩二首。效李太白瀟灑詩風。
詩 1 首	六山花歌	庚辰夏	3	為七言詩體。
詩 1 首	流民歌 有序	庚辰夏	17	因青、徐（山東、江蘇）一帶經盜匪劫掠，又遭旱災，流民到處流徙，因感而賦詩。

[45] 題目未註，註於文中。
[46] 題目未註，註於文中。

表 1（續）

古書叢刊本查繼佐《釣業》分類目錄

分類	標題	年代	篇序	內容大要
詩 9 首	古南池	庚辰	27	同前一篇「登太白樓」的地點太白樓下的南池，同樣為感懷的詩作，共 9 首：2 絕句，7 律詩。
詩 1 首	梅花讖緣起 [47]	癸未秋	4	為傳奇《梅花讖》的緣起。以「青玉案」為詞牌，有如勸世歌的味道。
詩 1 首	獨望	癸未秋	32	七言詩，期望自己能承先啟後。
詩 1 首	可惜示諸門人	癸未冬	30	提自己為何不遠遊出仕的感懷詩。
詩 1 首	示閩浦諸子	癸未冬	33	亦感懷詩。雖撐持天下無力，但也不肯灰心喪志。
詩 2 首	癸未除夕客金浦同吳餘嘗家毅齋時山寇城警	癸未	11	除夕在朋友家過年時城中有山賊警示時作詩感懷。
詩 1 首	賦以見意	癸未	14	起因於查氏的文章被幾個朋友拿去出版，寫詩表達心意。
詩 1 首	劉先生宗周見放，余同年祝大淵疏救不得 感集 有序曰非余之言也	癸未	42	自言「非余之言也」，或者非查繼佐之詩。姑存之。
詩 17 首	古詩十九首		8	仿古詩十九首而作。不過因被偷走，後來憑記憶重寫，但無法十九首全部寫出，但仍稱十九。
詩 3 首	露觔祠		47	露觔祠在今江蘇省高郵縣，北宋米芾有「露筋廟碑」，曾為贊，而作者不免俗，亦題詩。

由於古書叢刊本《釣業》經釋讀後，字數過於龐大，無法全數附於文章之末，只好挑選幾篇較有意味，且在文中尚未論及之詩文，以為參考，若有興趣的讀者，可來信 idiot@cufa.edu.tw 索取。

〈六山花歌〉是查氏的長篇詩歌創作。查氏喜愛李白的氣味，節奏明快，詩中充滿了神仙、酒、俠，極有創意，上天下地，可謂極其瀟灑：

[47] 《年譜》補云：「癸未（164，崇禎十六年，）草傳奇《梅花讖》，入鄭所南心史一節及稗氏中山狂人自剄事。又以翠為美人陪和靖林先生。方七月草成，忽庭梅花開西南枝。或曰：『筆墨感無知矣。』先生曰：『非時不祥。』既攜書入閩，見興化鄭效，為所南後裔，尚未知井史事，遂存副本。」43 歲，頁 329。

六山[48]花歌　**代 庚辰夏**　P.2B

春忙開遍六山花，花氣如酲入酒家。酒家有酒珍珠色，門前續續車輪遮。
主人十千歡不惜，自道酒酣能劍術。曾聞劍術度長生，鍊得身形袖三尺。
朱家魯俠學未工，白虹秦笑[49]氣猶失。爭如洞庭一葉飛，翩翩獨嘯神僊客。
羨君□客羞黃金，舊說天涯若比鄰。借名猶自揖狂且，何況殷勤託素心。
長安車馬多於昨，白玉鏤冰金□索。為試簪裾吏隱成，賜來筆札天花落。
杯傾子弟舞千迴，祖道公卿詩一槖。眼青不炤折腰兒，意氣偏多束帶時。
平原座上風生塵，博浪沙中雪似錐。幾個王孫哀不報，十年桑海幻如絲。
為傷五柳閒無主，學奏商聲歸去辭。歸來花鳥一庭水，青山吾賓明月史。
洗硯池頭遶墨庄，烹茶石上凌煙子。清新最是讀書聲，簡勘森枝玉有名，
僊槎月窟香重抹，寶馬天街花欲醒，還將綵筆人中種，弔取丹啣天上星，
今年吾翁猶未老，花信臨風初窈窕，玉曆輸將但六朝，冰壺覺得須三曉，
逢人喜說少年場，有心肯與腐儒道，丹書曾驗幾人來，獨有成丹不用胎。
峽裡衣冠能古道，簷前雞犬亦僊村，金籠人語青傳鳥，玉液天機紫映杯，
一石一斗亦云意，婆娑渭水晴花開。[50]

〈流民歌〉極為有名，提及查氏詩歌，都會提到此篇，為查氏經青徐一帶見流民心有所感而作，對於災民的痛惜，以及政府無法救急的惋息。但在詩中較可注意的是查氏描述當時的情況，頗有史詩意味：

流民歌　有序　**庚辰夏**　P.21A

青徐一帶經虜，復遭旱，流徙滿道路，不可聞見。賡宋子其武而有作

黃雲遮咽長楊下，行路傷心為駐馬。駐馬長楊問去程，答言前路東阿者，

[48] 手稿「六山」略似「巒」字，但上部為六，而非「亦」，且第一句若識為「巒」，則缺字，故識為「六山」，但不知「六山」為何。
[49] 手稿寫為「咲」字，與「笑」同，以下全改為「笑」，不另說明。
[50] 古書叢刊本《釣業》〈六山花歌〉頁 2B。

東阿南北多樹枝，歲年不長慘無皮。豈惜披枝傷其心，君看遶地皆行尸。不是農夫貪作客，白頭人影呱兒策。一筐行李便天涯。破甑無塵半床蓆。生兒河北五銖錢，生女江南半疋帛。嗟哉一父五男兒，能得乾糜幾朝夕？公子行郊簇住呼，馬頭頓首拜青蚨。一時便□榮枯生，有者歡喜難為無。風霾浹日行者稀。真是無年待藁蕪。余傷此輩皆賢淑，猶勝年來填薦牘。何不喧譁一弄兵。舍彼驕好甘無祿。須臾飲馬迴相逢，六十老兒何龍鐘。語頭結束語尾怯，自言生得見神宗。神宗之時天下福，地寒只苦居無竹。除此一物百不無，禾麻未已又麥菽。惜不此時奄北印，猶留老眼看殘菊。冉冉光陰今已老，此番情景那堪道。北邊為市歲一來，珠玉登車人命草。越日援兵躡去塵，疾情翻道胡兒好。聖朝天子惡虛名，策對臨軒俯至情。甲士猶須參諫直，書生何故不知兵。金錢百萬慨吳土，捷檄單行譬楚珩。不禁繭絲贖□令，豈宜饑饉凟神明。**諸臣以此為忌諱。**塞上尪兒壓大馬北馬有三因。溝中脆骨委飛蝨。余鄉可惜皆窮屋，不夠軍前供一粥。九重猶自罷諸珍，萬姓理應辭五穀。五穀之味知若何，約略思之等魚肉。茗茶下咽與心宜，長林不許皮親木。縣令無非貴急公，旱神何苦加詏鞠。幾曾虐魃登上考，徒令焦土蒸空腹。空腹長生果與否，南祠千萬廢留侯。丹成辟穀徒自活，不教饑饉赤松遊。而今死者長已矣，生者他鄉料難俟，游魂片片託西風，千里歸來戀桑梓。聞道朝廷力上謨，鏤冰為甲月為弧，丞相出師諸葛否，將軍陷陣李陵無二語有所指。戰荊襄教無籍，再戰掣刃屠穹廬。太平有望應一遇，歎息余生徒旦暮。有兒擄去不得還，他家孫子沾恩數。語終嗚咽不成泣，頻首荷荷氣慘急。白日黯淡馬不行，江州青山一再濕。[51]

〈二顧合稿題辭〉為查氏為顧氏兄弟的合稿題辭，論辯「凡」、「不凡」之不同，及如何「不凡」之道。

[51] 古書叢刊本《釣業》〈流民歌〉頁 21A。

二顧合稿題辭　**癸未夏**　P.40B

仲御問於與齋[52]曰：「『凡』不知其幾劫也。」與齋曰：「『凡』正不知其幾劫也。」季蔚曰：「『凡』故不知，『不凡』者知之。」與齋曰：「『凡』故不知，『不凡』者烏乎知之。」仲御曰：「『凡』不知其幾劫也。『不凡』不知其幾劫？」與齋曰：「『凡』不知其幾劫，『不凡』何劫？」季蔚曰：「求『不凡』有術乎？」與齋曰：「『不凡』即僊，否亦聖。求僊與聖有術乎？」仲御曰：「必有術。」與齋曰：「術在去『凡』。」季蔚曰：「『凡』不可得而去也。魚於水而辭水，螮蛄於泥塗而辭泥塗，不可得也。」與齋曰：「吾固知其不可得也。近『不凡』可以去『凡』。」仲御曰：「何謂近『不凡』？」與齋曰：「昔思而遠於邇，不啻倍屣，共保惜而堅於脆，不啻倍屣。積而長之，毋務而置之。此未僊而之於僊之術。與人治倫，而獨得不斁；與人立功，而獨得不敝。勤力茹苦，浹歲月而圖之。此天也，此人也，之於無劫，捨是無術矣。」仲御、季蔚唯唯，急請事於無劫之為道，出其所為文，告與齋曰：「恃此以『不凡』。」與齋曰：「此天人之間。吾相與戒塗脂韋以須於僊與聖之域。」仲御、季蔚兄弟，號顧氏二子；與齋、釣玉軒，舊稱呼也。[53]

〈再遊玉山記〉為查氏遊記之一，他先與顧瑞屏遊玉峰東山，後再遊西山，將東、西山的形勢比喻為智慧、英雄，頗有創意。

37.再遊玉山記　**壬午冬**　P.45A

壬午冬，復遊玉峰。先是，庚辰之秋，造顧瑞屏先生之廬，因得縱觀東山諸石，先生索余為石命名。夫名人率以其所期，而石必肖貌得意，非博識近物之才鮮能之。故一二名之外，未全與也。至是，循西崖盤最險，凹凸不容步，緣石粗理而過此峰突出城北隅，仰視之如珥。以為不經探，如小

[52] 與齋，即查繼佐。
[53] 古書叢刊本《釣業》〈二顧合稿題辭〉頁 40B。

事之未嘗歷，謂易與也。入其中，故難出矣。有小須彌、劉劉洞、大石洞、一線天諸勝，較東山算大手眼，有英雄氣，不止於智慧也。入智慧中，如射覆而得之；立英雄之側，非有氣凌諸物者不敢當。故遊西山者十一少於東山。時二客與仲方子同余遊，余每先，不見路，則隔石呼，大聲，絕不聞，風向背殊也。路絕，不能前，又苦返。有僧對面峰下，遙勸墮石洞可得路。果從得路出。仲方不能過一線天，以別道趨僧寮。余曰：此小遊猶後作勝遊，得追隨無失，豈非屬有天意幸！[54]

以下就古書叢刊本《釣業》之內容加以分析。

在古書叢刊本《釣業》中各種文體皆備，詩文並呈，所謂「傷時感懷，論兵論道、序記題贈、尺牘雜記，內容頗雜。[55]」但也因為所收頗為廣泛，可以約略見到查繼佐甲申前文學上的各個面向。

古書叢刊本《釣業》中計有詩 50 首，文 34 篇。以下分詩、文兩部分說明：

一、詩 50 首

查繼佐一仍知識分子的傳統，詩中充滿了對於老百姓疾苦的關懷：

農家不見客，客至一無有。太平不見賊，賊至一無有。[56]

〈流民歌〉約七百字[57]，序文稱：「青、徐一帶經虜，復遭旱，流徙滿道路，不可聞見。」遇盜匪，又遭旱災，無以為生，災民賣兒賣女、啃吃樹皮，也無以為繼，一片慘狀，只好離開家鄉尋求援助：

東阿南北多樹枝，歲年不長慘無皮。豈惜披枝傷其心，君看遶地皆行尸。
不是農夫貪作客，白頭人影呱兒策。一筐行李便天涯，破甑無塵半床蓆。

[54] 古書叢刊本《釣業》〈再遊玉山記〉頁 45A。
[55] 陳玉蘭，〈關於查繼佐詩作的若干問題考辨〉，頁 156。
[56] 古書叢刊本《釣業》〈古詩十九首〉，頁 11B。
[57] 詩題含序、本文、標點，共 744 字。

生兒河北五銖錢，生女江南半疋帛。嗟哉一父五男兒，能得乾糜幾朝夕？[58]

旱災肆虐，民不聊生，但是官員們只為保自身官位，不願上報朝廷，老百姓只能餓肚子自求多福：

縣令無非貴急公，旱神何苦加訟鞠。幾曾虐魃登上考，徒令焦土蒸空腹。
空腹長生果與否，南祠千萬廢留侯。丹成辟穀徒自活，不教饑饉赤松遊。[59]

無米糧可食，查氏因此反諷說老百姓只能學辟穀不食，其實率皆成為餓莩。文末又提到朝廷用兵，有權有勢的人可以因戰爭而得利，但是災民的兒子卻被擄去當兵，不知生死，而自身只能苟活旦暮之間，詩文淡淡帶過，但娓娓道來，極為悽切：

聞道朝廷力上謨，鏤冰為甲月為弧，丞相出師諸葛否，將軍陷陣李陵無。
一戰荊襄教無籍，再戰掣刃屠穹廬。太平有望應一遇，歎息余生徒旦暮。
有兒擄去不得還，他家孫子沾恩數。語終嗚咽不成泣，頻首苟苟氣慘急。
白日黯淡馬不行，江州青山一再濕。

面對此悲慘的情狀，查也不禁動容，最後仿白居易詩句[60]說「白馬黯淡馬不行，江州青山一再濕。」

查繼佐對這種民不聊生的狀況也是極為掛意：

百物艱難□寶生，我來三輔倍傷情。麥苗不秀啼千里，草澤雖清戒五更。
論者因而原道術，同人感此競功名。燈前三復循良傳，野店雞聲一片鳴。[61]

百姓饑餓，路有盜罪，而知識分子只為功名而進，獨查繼佐再三撫讀循良傳，遙想古代重視百姓疾苦的好官，可想見查氏盼能為民請命的心聲。

---

[58] 古書叢刊本《釣業》〈流民歌〉，頁 21A。
[59] 古書叢刊本《釣業》〈流民歌〉，頁 23B。
[60] 白居易「琵琶行」:「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
[61] 古書叢刊本《釣業》〈雜興八頁〉頁 28B。

而查繼佐個性有極瀟灑的部分，在〈登太白樓〉中學習李白的瀟灑：

昨日騎鯨喚不迴，惟餘樓上月徘徊。殷勤恐負燒燈約，千里巾車帶酒來。事去樓空起暮煙。舉杯遙酹卜神僊。須臾似有真人下，一夜酒星不在天。[62]

須臾之間，查繼佐恍然李白在世，酒仙下凡，千杯不醉，「一夜酒星不在天」。

在查繼佐的詩裡，可以看出他有如李白的熱情洋溢，及對百姓疾苦的重視，也注意到當時社會不安盜賊四起，也對自己有極深的期許，所謂循良傳說是期許為政者，也是一種自期。

二、文 34 篇

古書叢刊本《釣業》因是查繼佐整理的初稿，尚未分類整理，以下分數類約略說明：

（一）序跋 11 篇：

在古書叢刊本《釣業》34 篇文章中，序跋佔三分之一，或因朋友的文集刻書作序跋，或為文稿作序跋，查繼佐的習慣都是先提起和某人的關係，或談其源起，才談及文章內容，不會只是浮泛的稱讚某人文章高妙之類的。例如〈方八公稿序〉中，先從方八公與他的見面談起，不談文章，先談人品：

授余二帖，余曰：「足下文幾何矣？當富於其年。」則悽然曰：「此先人行紀，又兄章□之憂，而歿於廬，事可憐也。」仁哉！八公不以文章先父兄，而又何疑？[63]

（二）傳記 7 篇：

傳記是查繼佐文中極有意思的部分，故事敘述極為有味，情節的描

[62] 古書叢刊本《釣業》〈登太白樓〉頁 35A。
[63] 古書叢刊本《釣業》〈方八公稿序〉，頁 26A。

述令人如身歷其境，對話則各依職份，因人而異，〈應門樸〉、〈漢鼎記〉、〈烈女傳〉、〈拜石傳〉、〈婉奴小傳〉、〈海嘯記〉，篇篇敘事皆頗有意味：如〈應門樸〉以擬人法寫家戶旁的樸樹，頗得隱喻之法；〈漢鼎記〉中，漢鼎主人為不動干戈拿回古鼎，在宴席之上賺得玉簪後，以簪為信物至其家中取回鼎，並即席請做〈漢鼎記〉，故事曲折有致；〈烈女傳〉則談貞女未嫁入門而夫死，仍然為他守了三年教，最後並以身殉的故事；〈拜石傳〉則提到江西一個頭陀赤腳在交通要道上擺著一塊四、五十斤的石頭，一轉一拜，持續數年不變的事；〈婉奴小傳〉則是查繼佐自言曾垂涎門客的老婆婉奴，並誘騙到內室意圖不軌，結果因婉奴堅拒不從，最後上吊自殺的故事，事情交待清楚，描述細致，查氏自己一時失察後又怯懦的心情及婉奴唾棄男兒的丈夫氣概，栩栩如生，算是一篇很有意思但又令人扼腕的傳記；〈海嘯記〉則記沿海居民在熹宗天啟年間發生的海嘯，敘述當時民眾漂流於水上，腰間綁著妻兒逃難，最後連自己也無力自救的慘狀，描述頗為詳實，並附筆描述商賈全家躲進關帝祠而全活的記載。

（三）其他：

除此之外，尚有書信 5 篇、雜記 5 篇、遊記 2 篇、銘有 2 篇、論 2 篇。遊記寫查繼佐遊玉峰及嚴子陵釣臺的經過，查氏喜用比喻，在〈再遊玉山記〉將玉峰的東山、西山分別用「智慧」及「英雄」來比較[64]，頗有意味。

在論的第 2 篇〈益識說〉則談到西方增加記憶的方式，頗類似現代所謂的索引，以一字記一事，十字可記十事，如「天」字記快意之事，「地」字記悲傷之事，日後看到「天」字就可記起快意之事，「天」即成快意之事的索引。從此篇中可見查繼佐當時西方文化進入中國的某些樣貌。

[64] 古書叢刊本《釣業》〈再遊玉山記〉，頁 45A：「入智慧中，如射覆而得之；立英雄之側，非有氣凌諸物者不敢當。」

肆、從古書叢刊本《釣業》看查繼佐甲申前的行事作風

在《外紀》中，因為寫的對象是自己的老師，談到查繼佐，總是隱惡揚善。古人向來對於長者總會塑造成偉人般的人物，不必深非。而近人施淑緞整理查繼佐的個性也大抵沿襲《外紀》的說法：

> 為人寬厚，不念舊惡，樂於助人，然「受人一飯，嘗終身不忘」，平居以謙抑自處，認為「滿不可居」[65]

而專注在明末遺民抗清意識的學者則著墨在查氏反清復明的民族大節上[66]。但在古書叢刊本《釣業》中放錄的只是查繼佐 39 歲到 44 歲 6 年間詩文，最晚也只到崇禎 17 年（甲申）思宗自盡後沒多久的事。當時，並沒有被異族統治的屈辱及滅國的沉痛，因此查繼佐整個心境與後來並不相同。筆者從古書叢刊本《釣業》中，尋找某些在其他資料所未記載之事，或補足舊資料所未呈現者，或驗證舊資料，以更了解查繼佐的真實個性。

一、從「佛塔放光」中看查繼佐探究事實的個性

在《外紀》中提到查繼佐從小就每事求理：

> 嘗燃條桑未枯。母曰：知之乎？去皮可以烘火。先生悟，於是每事求理，十餘齡便留心格致之學。[67]

在第 28 篇〈雜記〉中，查繼佐就展現了尋求真相的個性，不輕易相信別人的說法，自己一定要找出答案。壬午年（1642 年，崇禎 15 年）除夕時，查繼佐住在蘇州虎丘竹閣，和尚急報佛塔放光，佛祖顯靈，請

---

[65] 施淑緞〈查繼佐及其史學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頁 21。「受人一飯，嘗終身不忘」引自《外紀》卷二，頁 9A。

[66] 陳玉蘭：〈從《後甲集》看查繼佐國變後的心靈軌跡〉。

[67] 《外紀》卷一，頁 1B。

大家前去膜拜。當時大眾都「奔走為狂，禮頂不已」，同行的朋友們也都虔誠膜拜，大家對於「佛祖顯靈」這事是毫不置疑的：

> 拙民曰：「吾從此乞所欲。」與數客勇叩首，首為破，血濡冠，口微誦念，不輟也。[68]

但是查繼佐卻不為所動，他相信佛祖可能顯靈，但當他上樓遠望，看到樹梢也有光芒時，他提出疑問，認為這應該不是佛祖顯靈：

> 余迺登樓遐睇，則光燭樹杪，余益疑樹亦手眼露乎？使人縱偵二三里外，果遠火發馳光也。遠火者，大率以歲時舉，故四望集，除夜之惑解。[69]

如果佛祖顯靈，應該是佛塔放光，而不是樹梢也放光。而當時，僧眾認為他這樣會冒犯了佛祖，說「此佛爺露手眼時，不得冒五濁[70]」，阻止他上塔探究。但他不因此受沮，另派人四處偵察，一定要探究到底，最後終於讓他找到答案，原來所謂的放光，其實是因為遠方舉火，映射到佛塔，反射光線而已。不過，我們也不要因此就認定查繼佐對神明之說完全不相信，只能說他對於有疑惑的事不會隨便相信。終究查氏是 17 世紀的人，對於神佛感應之說，不可能完全否定。但他對於有疑之事就會追查到底的精神，很令人讚歎。

二、查繼佐的〈應門樸傳〉觀其人生態度

《外紀》提到查繼佐的老家有樸園，而樸園門前有一棵古老樸樹，查氏曾在樸園抄錄《釣業》，並作有〈古樸記〉：

> 先生治樸園，門有古樸，似蒼頭迎門，可五六百年物，嘗作古樸記。……會申酉之際，先生坐其中，手錄《釣業》，可五六十日，便釋去，避難會稽，

---

68 古書叢刊本《釣業》〈雜記〉，頁 38B。
69 古書叢刊本《釣業》〈雜記〉，頁 38A。
70 古書叢刊本《釣業》〈雜記〉，頁 39A。

歸而園蕪不可理，尚存數楹壁立耳。[71]

〈應門樸傳〉[72]的小註中也提到「余園門有古樸，遂以名園，故為作傳」原來所以稱「樸園」，是因為有那棵樸樹的關係，而且把門戶做在樹旁[73]。可能〈古樸記〉就是古書叢刊本《釣業》第 7 篇的〈應門樸傳〉，但因無資料可比對，我們只能猜測而已。若不是有《外紀》的說明，初閱〈應門樸傳〉時會令人難懂，說是樸樹，但又會和主人對話，對照後才確定文中所謂的「應門樸」，是門邊的樸樹。而所謂的對話，只是一種作者發議論的筆法罷了。文中提到老樸樹「謝世故，孑處而傲，無炎涼，古貌, 耐風雪」,「初不即就余，甚遲重，而余乃因以為寶，而戶於其側」[74]，查繼佐喜歡那棵樸樹，把出入的門戶設置在樸樹邊，而查繼佐設計了主僕之間的對話，頗為有趣，充滿了隱喻，內裡論的是為人之道，和莊子「無用之用」[75]的觀點頗為相近：

物苦不知足。吾幸不可材，得棄置以補此缺；使炫其丰采，未可用，故將及余身，吾見几席之上被寵榮，動輒可，既而不得保其餘生者，比然也[76]

從〈應門樸〉看，此文傳達的是《莊子》因為不才而可以不夭斧斤，無所困苦的態度，或許查繼佐身當明末之時，莊禪復興，正逢其時吧？

三、淳化閣帖記看查繼佐的痴愛古物

在第 44 篇的〈淳化閣帖記〉中提到茅鹿門先生所珍藏妙本淳化閣帖的故事：茅鹿門[77]有淳化閣帖的精良妙本 10 帖，質借給陳氏 9 帖，但無

---

[71] 《外紀》卷一，頁 15A。
[72] 古書叢刊本《釣業》〈應門樸傳〉，頁 5B。
[73] 見古書叢刊本《釣業》〈應門樸傳〉，頁 5B：「余乃因以為寶，而戶於其側。」
[74] 二文皆引自古書叢刊本《釣業》〈應門樸傳〉，頁 5B。
[75] 《莊子》〈逍遙遊〉:「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无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无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莊子集釋》，p.40）和後文樸樹的觀點正相同，因無可用，反而可以逍遙無害。
[76] 古書叢刊本《釣業・應門樸傳》，頁 5B。
[77] 茅坤（1512 年-1601 年），字順甫，號鹿門。歸安（今浙江吳興）人。明朝政治家、文學家、

錢贖回。陳死後，帖子由陳愛妾惠姬收藏。有人垂涎帖子，動腦筋要娶惠姬，以便得到帖子，但人算不如天算，惠姬預先將帖子託僕人帶回娘家收藏，但她的僕人卻把帖子賣了後逃走。娶惠姬的人原只是要那帖子，既然拿不到，就把惠姬嫁給別人了。

和《外紀》比對之後，說法非常接近，兩書的故事大致相同，只是此詳彼略互有增減，但奇特的是在古書叢刊本《釣業》中，只記錄這件事，卻沒有指明動腦筋娶惠姬的人；而在《外紀》之中，才知原來垂涎帖子的人就是查繼佐本人。

> 茅鹿門先生遺閣帖一部，共十摺，值千金，其家留一，以九質陳氏金三百。留一帖者，慮不與贖也。茅不果贖而陳物故。陳有愛姬，知為奇貨，匿之，乃以遺愛，故無敢就姬索帖者。先生曰：吾得姬而帖在也。囑媒者厚取姬。姬甫至，夜便問帖。姬怫曰：「若聘帖耳！今帖不在家，何以處陪嫁者？」蓋姬初慮索帖，令蒼頭潛馳歸母家，則頗露帖難得狀。蒼頭遂不歸，半道抱帖走。先生曰：「與帖無緣矣！」不敢犯伴帖者，而聽姬歸，不須帖之家，已更嫁玉山之許生，先生不知也。偶至玉山，許生方宴客，便邀先生。姬從簾內竊見，令人語先生：「猶及念千金之帖乎？」乃知故伴帖，此日歸許生。已而，許生使人跡蒼頭歸曰：「吾受數十金，大過望，投新安人去矣！」而茅之一摺不知尚存與否。[78]

在古書叢刊本《釣業》裡的〈淳化閣帖記〉中，則稱「有慕閣帖，顧勸姬再嫁，而從姬得帖百通，勤以禮取之[79]。」而在古書叢刊本《釣業》中，查繼佐則把這事當成別人的故事來寫，自己撇得乾乾淨淨。或許他有所忌諱，所以不言，但是也可以從此篇知道他愛古物成痴的個性吧？此外在第 10 篇的〈漢鼎記〉中，他特別記下范長白因為垂涎申氏的

藏書家。

[78] 《外紀》，卷一，頁 17A。

[79] 古書叢刊本《釣業》〈淳化閣帖記〉，頁 56A。

漢鼎，以致不懼法令，稱「吾寧為盜，負鼎而之獄，勿恤也[80]」，直接搶進申家中把鼎給拿走。古人不愛對簿公堂，只好用很迂迴的方式把漢鼎騙回來：申氏首先邀友朋在家宴飲，等喝到酒醉，要求大家散髮以示歡暢，其中一位朋友假裝欣賞范長白的簪子，借去模仿，然後立刻派人拿著簪子到范家，以之為信物將漢鼎騙回。最後在宴席上拿出漢鼎，要范長白寫記，擺明要范長白自己承認這鼎是申氏的。雖說這不是查繼佐自己的故事，但是他會記下這個特殊的故事也頗耐人尋味。

四、〈婉奴小傳〉中看查繼佐的盛氣

在古書叢刊本《釣業》中第 39 篇〈婉奴小傳〉則是一篇很特殊的個人傳記。婉奴是查繼佐門客章生的老婆，夫妻相得，而婉奴美麗又聰慧，除有女性的一般能力如繡刺外，又有文才，又通音樂，幾乎就是一位才女：

> 婉豔□，通音律，能以耳受信，手口便工，不煩教授，解文義，每以小詞寄意，繡刺其餘能。[81]

查氏知道婉奴後，非常喜歡，一心想得到她。其他的門客獻計把章生派遣他處，然後騙婉奴到查家內室，強行求歡，但不知婉奴貞烈，發覺狀況不對，反應非常激烈，馬上拿起剪刀自刺，幸好及時被查氏所阻，並未成功。查繼佐仍不死心，但已不敢強行侵犯，於是把婉奴軟禁起來，並找能言善道的老婆子勸她聽話服從。章生發覺老婆不見了，極有可能是被查繼佐擄走，放話希望查繼佐能透露一下婉奴的去處，並且讓他和婉奴見面，好勸婉奴順從查繼佐。而查氏的回話則頗為盛氣凌人，純為一個惡霸的態勢：

> 吾能得志章，章所有長物何足吝？今吾婉豈容章通思量，麾章去！如不去

[80] 古書叢刊本《釣業》〈漢鼎記〉，頁 14A。
[81] 古書叢刊本《釣業》〈婉奴小傳〉，頁 47A。

婉於章之心，吾必車裂章，以徇前諸割姬進吾歡如章者。[82]

他認為自己既是章的主子，所以章的一切東西「何足吝？」，都應該全部獻出。章生既為門客，粉身碎骨在所不惜，更何況是身外之物？而且據引文中所述，章生以前一定也曾做過獻上其他人的姬妾來討好查繼佐的勾當。這件事看來，簡直像是章回小說裡土豪劣紳強搶良家婦女的橋段，把婦人關在房裡，找虔婆勸弱女子委屈聽話。走筆至此，實在令人懷疑，這真的是查繼佐嗎？而〈婉奴小傳〉如果是真實的話，查繼佐仍不避諱，而直接寫在自己的文集裡，則更有意思。或許在古代，豪門養食客，門下食客都可為其主犧牲喪命，更何況是獻上自己的妻妾子女？因此查繼佐說得義正詞嚴。只是我們現代人看得頗為唐突，難以接受。反倒是〈淳化閣帖〉中為了法帖妙本而娶惠姬一段，查繼佐反而忌諱不談，這種差異頗值得注意，或許是當時價值觀與現今不同所致？這裡頗有可以研究當時士人行為宜忌之處。

〈婉奴小傳〉為辛巳年（查氏 41 歲）作，在《年譜》中同年下引《敬修堂同學出處偶記》稱自己納姬，名為「宛」，但十七歲即病卒。這事顯與〈婉奴小傳〉所言頗有巧合，但不知此宛是否即為「婉奴」：

沈起從余嘉定。余方納姬宛，宛係歌兒，仲方為力贊。踰年，方十七齡，病卒。[83]

如果宛、婉奴同屬一人，那可就有極大的差距了。我們以此再比較在《外紀》中所記載的查繼佐則全然不同：

先生勤門內之學，語及人倫，雖燕處色笑時，必正色儼對。與人極和，獨以此規諫，不惜苦口。自是凡抱一情者，無不以告先生，先生亦頗為假借，

[82] 古書叢刊本《釣業》〈婉奴小傳〉，頁 47A。
[83] 《查東山先生年譜》 頁 324。

但儇薄不得入座，鄉黨化之，嘗曰：毋使東山釣史得知[84]。

在這裡，查繼佐對男女（人倫）的觀念則儼然衛道之士矣。或許這是他晚年的樣態，不能盡非，人生歷經極大變故之後，許多的態度及行為都會有所調整，甚至整個翻轉，故而「與人極和，獨以此規諫，不惜苦口」，和〈婉奴小傳〉中的查繼佐比較，年輕時的盛氣在日後一轉而為和善，或也因為年輕曾經犯的錯，深覺其非，並以此勸人。

伍、結語

綜上所述，可歸納以下兩項結論：

一、古書叢刊本《釣業》經釋讀標點後可增加其研究及被引用價值

古書叢刊本《釣業》雖已流傳近百年，其實其內容並未經仔細研究。究其原因，或因稿本為行草難以辨識，且未作標點斷句，艱澀難懂，許多研究者至此卻步，或僅能就篇章、題目做簡單描述，無法深入研究。經過釋讀標點，並建成電子檔案，加以分析研究，可發現許多尚未被知曉的一手資料，古書叢刊本《釣業》對於研究查繼佐的學者而言，有其意義。

二、經由古書叢刊本《釣業》，我們可了解查繼佐明亡前的行事作為及其文學，為研究查繼佐明亡前的重要文獻：

古書叢刊本《釣業》收錄停留在查繼佐 39 歲（1639）到 44 歲（1644）這 6 年之間的作品，所以，我們可以藉此了解查繼佐 44 歲以前的所思所想。當時，明朝覆亡並未成為事實，查繼佐尚未有日後的國仇家恨，因此文中仍可見如一般知識分子的瀟灑悠閒，遊山玩水，結社交友，酬唱

[84] 《外紀》，卷一，頁 9A。

和韻；或見社會不平，則憂國憂民，為其發聲，感歎民間疾苦。文字書寫仍是知識分子非常重要的活動，寫詩、論道、交友、憂國，在文中一一可見，但基本上仍是意氣風發，而無去明之後的感傷。

年少輕狂，每個人在年輕之時，都有狂飆的心境與不羈的心靈，更何況，生在一個大變前的平和時代，未來又可能功成名就，我們看到的是不僅僅是一位傳統士子，而是一位多才多藝、瀟灑不羈，且有些盛氣的查繼佐，而不是後來在《外紀》中被塑造成近乎聖者的完美學者。

這份資料讓我們更全面的認識活生生的查繼佐，他有愛有恨，有抱負理想，但也是個率性瀟灑的知識分子，同時也是一位高風亮節，以生命固守民族大義的明代遺民。

有關查繼佐的研究，除了傳世刻本之外，近年有稿本逐漸發露，被世人所見，吾人於研究查氏文獻時，大量投入人力，加以考證、輯佚、校勘、釋讀都是必要的工作。但世事難以全如人意，惟待有志者為之，筆者不揣孤陋，勉強釋讀，盼能於學者有益，錯誤仍多，幸識者指正，共臻至善。或有機會，仍將持續搜尋稿本，做基本釋讀，以資有志者研究。

參考文獻

一、史料（先依朝代先後，再依作者姓名筆畫順序由少至多排列）

周．莊周，郭慶藩輯，《莊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79 年。

清．查繼佐，《釣業》。臺北：新文豐書局，叢書集成續編，底本為：上海古書流通處，古書叢刊，1922 年，影印稿本。

清．沈起編／張濤、查穀注，《查東山先生年譜》（清初名儒年譜），1916 年，吳興劉氏嘉業堂刊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清．鈕琇撰，《觚賸》，台南市：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 年，初版，《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清．周驤、劉振麟輯，《東山外紀》，吳興劉氏嘉業堂刊本。

清．金鰲，《海寧縣志》，據乾隆 30 年刻本影印，成文書局。

二、近人論著部分（依作者姓名筆畫順序由少至多排序）

上海通志編纂委員會編（2005）。**上海通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

王崇武（1948），查繼佐與敬修堂釣業。**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0**，頁 595-頁 599。

李玉安、黃正雨編著（2005）。**中國藏書家通典**。北京，中國國際文化出版社。

金少英（1957）。查伊璜著述考。**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57 年 01 期，頁 2-頁 16。

施淑緞（1996）。**查繼佐及其史學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高雄。

陳玉蘭（2014）。從《後甲集》看查繼佐國變後的心靈軌跡。**浙江社會科學**，2014 年第 10 期，頁 127-頁 137。

陳玉蘭（2016）。從「先甲集」看查繼佐儒俠互補的人格結構。**浙江社會**

科學，5，2016 年第 5 期，頁 123-p.145。

陳玉蘭（2014）。關於查繼佐詩作的若干問題考辨。**文獻雙月刊，3**，2014 年 5 月第 3 期。

羅慶綦（1998）。**明清之際查繼佐（1601-1676）的忠節觀及其出處**（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北。

附錄 古書叢刊本查繼佐《釣業》影本

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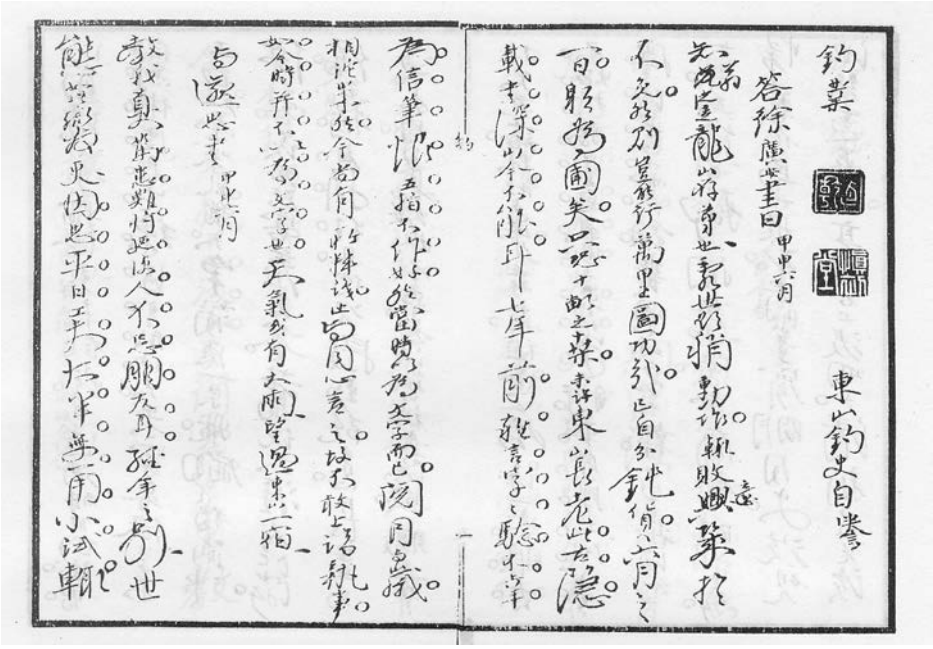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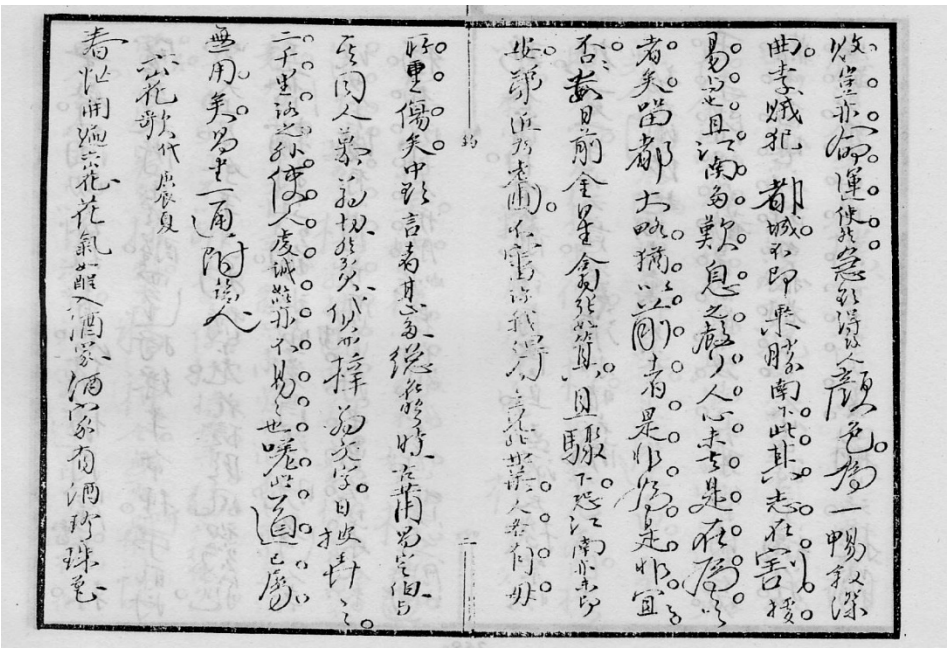
圖 2